

XiaoNeng@ng消能港,202324

## 就在天亮时分

起床的时候  
天还是黑的  
写这首诗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天亮的过程  
差不多就是  
一首诗的时间

## 海浪声在哪都差不多

无论在哪个地方  
无论海边的人说着什么语言  
海浪总是发出差不多的声音：  
哗～  
唉～  
哗～  
唉～  
不说话的人  
静静地听着

## 一切会坏

好与坏  
只是幻觉  
相信一切会好

是为了逃避坏的幻觉  
相信一切会坏  
就请珍惜好的幻觉

## 你是否还记得明天的我

我记得  
因为明天的你  
和明天的我  
在一起  
我知道  
明天我们干了些什么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到了明天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  
我有没有骗你

## 蒜皮

鸡毛是鸡毛  
蒜皮是蒜皮  
鸡毛在我们的想象中  
似乎更熟悉  
那么蒜皮  
我今天要写一下蒜皮  
我几乎每天剥蒜  
风一吹  
蒜皮就会到处飞  
而鸡毛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

# 某个古人

某个古人  
出生在某个古代  
底层农民家中  
吃不饱穿不暖  
从小干农活  
没学上  
没离开过村庄  
他不知道自己是古人  
正在被某个今人  
写入某首诗  
千百年后  
今人亦古人  
他16岁那年娶妻  
生了三个孩子  
其一夭折  
23岁生了场病  
喝草药一年多  
吃了一块阿胶  
似有好转  
有几年风调雨顺  
儿女渐长可以干活了  
开心了几年  
随后一场洪水  
一场大旱  
妻病死  
卖了女儿  
儿子吃观音土撑死  
自己找了棵树上吊  
某个古人的悲哀  
并不在古人  
只在某个今人的诗中

# 过去的这一天

怎么样

过去的这一天

感觉怎么样

嗯

基本正常

那就很不错了

没有不幸的事发生

过去的这一天

值得再过一次

# 何处去拉屎

有一段时间

我有规律的这附近活动

从咖啡馆出来

想拉屎

就去这个家乐福超市

的卫生间

那儿是我所知唯一

可以拉屎的地方

今天我走过去的时候

发现家乐福门口贴着一张告示

一些人围着看

别了邻里们，它说

这家开了21年的家乐福

倒闭了

顿时我心一凉

怎么办

何处去拉屎

# 活着死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我就是  
这样的人  
这种感觉挺奇妙  
一个人还活着  
的时候  
就可以体验  
某种死了的感觉

# 天空充

不玩虚的  
我们用目光填充天空  
天空太空了  
我的目光不够  
快来帮我  
很简单  
只需抬头  
静静等待  
我们的目光慢慢充满天空  
与那些云朵，鸟儿  
融为一体

# 呼吸

听见  
自己的呼吸声  
生活  
一种呼吸的方式

一呼  
一吸  
一生  
一活

## 在火车站

有一年的有一天  
我在上海虹桥火车站  
的一个咖啡馆坐着  
我感到有点慌张  
想要去坐火车去个什么地方  
但不知道去哪里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  
到了傍晚  
我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南京的朋友打来的  
他问我在干嘛  
我说我在火车站  
他问你要去哪  
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要去个什么地方  
他说要不你去XX吧  
可以去找XXX玩  
我说我从没去过那儿也不认识XXX  
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他的电话  
他知道你会接待你的  
于是我马上买了去XX的火车票  
去了那个城市  
但我没有联系XXX  
我一直坐在那个火车站  
不知道去哪儿

# 厨房

他走进厨房  
麻利的开始一系列操作  
这是一个冬夜  
炉火温暖了厨房  
锅中沸腾的食物  
给了他安慰  
在厨房里  
他似乎待了很久  
其实也没多久

#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咬到自己的舌头

那一刻  
非常痛  
痛自己  
我想问  
问问你  
有没有过

# 农夫与白蛇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农夫在路上看到  
一条冻僵的白蛇  
他觉得蛇很可怜  
便把蛇放在怀中  
为它取暖  
之后  
白蛇化作美女富婆  
在西湖边佯为邂逅

一场雨  
一把伞  
一条渡船  
农夫爽呆呆  
再之后呢  
农夫发现了老婆  
是蛇妖  
钱也都是偷的  
于是争吵相互埋冤  
如同很多夫妻那样不欢而散  
农夫去找驱魔人  
要灭蛇妖  
白蛇  
在绝望中  
一口咬死了农夫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

## 三个喝酒的人

同样的酒  
同样是喝酒  
第一个人  
在杯子里倒满酒  
小口小口的喝  
第二个人  
在杯子里倒一点酒  
一口喝完然后再倒  
第三个人  
他拿出四个同样的杯子  
在每个杯子里倒一点酒  
然后一杯  
一杯地喝

# 杰西·利弗莫尔的最后一天

写一写他最后的一天吧

1940年11月28日

上午去上班

位于第五大道的工作室

他无所事事

站在窗前俯瞰中央公园

在回忆中等待吃午饭

十年前他靠做空成了地球上最有钱的人之一

资产超过1亿美元

(1929年的1亿美元据说相当于如今的1000亿)

接下来的三年光景他亏光了所有的钱

且负债500万美金

从此再没翻身

不过他的日子过得还算体面

有家庭信托，老婆也很有钱

终于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

他去了荷兰雪梨酒店

很多年以来

他一直在这里吃午饭

以及下班后找姑娘喝点酒

下午4点半

他来到酒店的酒吧

这次是一个人

他点了两杯鸡尾酒

一边喝一边在笔记本上写遗书

5点25

他起身走向了男更衣室

他把外套叠好

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把笔记本放在了左手口袋里

然后掏出了一把

0.32口径的COLT左轮手枪

这把枪是他1928年买的

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

他是左撇子  
冷静地把枪举到左侧太阳穴  
扣动扳机  
倒在椅子上  
枪声不大  
流血很少  
一切都显得无比正常  
探长在现场报道中写道：  
毫无疑问发生了什么  
死亡是他自己造成的  
遗书的最后几句是：  
亲爱的  
我无能为力  
事情一直不顺  
我累了  
我很抱歉  
但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探长说遗书条理清晰  
但内容重复  
他写了好几个段落  
颠来倒去就这么几句  
或许他应该去写诗

## 我的羞愧

我无法解释  
我的羞愧  
于是我放弃了解释  
我就是  
羞愧本身

## 先死诗

我们谈论过死  
但没有谈论过谁先死  
朋友，如今我为你  
写这首诗  
如果是我先死  
那这首诗  
就是你写给我的

## 中国旅游

在火车站附近  
看见一个农民工  
背着一个巨大的包  
巨大的方形的棉布包  
仿佛背着一座山  
挡住了他的身躯  
包的正中间  
隐约可见  
四个磨损的汉字：  
中国旅游

## 夏黄瓜

被拍  
或切  
可凉拌  
可炒  
切片  
或成丝  
夏日黄瓜  
沉默的时候  
想起它

# 就你一个人

你是否完全一个人过  
陌生人也是人  
隔着墙的人也算  
所以我说的一個人  
是那种至少方圆几公里  
都没有其他人  
就你  
一个人

# 抓诗

数年前我写过一个游戏脚本  
是一个关于抓诗的游戏  
玩家控制人物在游戏中  
爬到一座山顶  
在那儿静静地等待  
等待一阵风刮过来  
一阵诗之风  
风中有许多树叶  
玩家尽量抓取  
抓住一片树叶  
就可以展开看  
每片树叶  
都有一首不同的诗  
然后玩家可以把这首诗  
带到诗之市集去售卖  
由市场定价  
如果你不想要  
也可以把它  
丢回风里

## 简单的诗

一些事儿发生了  
另一些则没有  
简单的说  
就是这样  
像我这样的人  
基本上也说不出  
太多道理  
简单的说  
就是写  
简单的诗

## 负诗

我常常想  
如何抹去我所有的诗  
就像它们不曾写过  
我能想到的就是  
写一些负诗  
当负诗  
遇到诗  
相互抵消  
湮灭

## 中南海洗碗

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  
在中南海

当洗碗工

（而且竟然是整个中南海唯一的洗碗工）

有一天我请假了

第二天正好赶上

独裁者宴请另一个独裁者

宴席盛大

结束后

我面对的是

堆积如山的肮脏碗碟

足足堆满了整个房间

淹没了水龙头

令人窒息的场景

我甚至找不出一个干净的杯子喝口水

我纠结了一会儿

决定不干了

## 半夜三更想起一个悲伤的笑话

这个笑话是我小时候

在一本故事会之类的书上看到的

说有个人从22楼跳楼

下坠时经过7楼

（他家住在7楼）

看见他母亲在做饭

他说

妈，晚上不要煮我的饭

## 我再也不是个人

如何定义人

如何定义快乐

当AI哗啦啦的流泪

我却没有泪

# 抠不出来就算了

抠鼻屎的时候  
抠不出来  
就算了吧  
这是我给抠鼻屎的人  
最重要的建议

# 我和AI无话可说

有一天下午  
我打开ChatGPT  
呆住了  
我发现我没有任何问题  
想要问Ta  
我和AI无话可说

# 三人诗

冯诺伊曼  
艾伦图灵  
克劳德香农  
这三人  
同时出现  
于一首诗  
便让我感到愉悦  
我想他们  
也会很高兴

# 大大大后天

原本是  
我想写的  
一个小说名  
讲的就是  
大大大后天  
发生的故事  
可是到了  
大大大后天  
小说没写成  
便写了这首诗

# 复杂问题

人和人的问题  
都是复杂问题  
人们想出很多办法  
解决了一些问题  
又生出了更多的问题  
无解，罢了  
好在  
人嘛  
总是会死的

# 我的黑洞

随机  
可能性  
希望

随机

## 有一天·2033

有一天傍晚  
我们走上街头  
融入人群  
畅所欲言  
微风徐徐  
不再有恐惧

## 友善的狗

记得我年轻时  
买过的一些唱片  
制作公司名叫友善的狗  
我想那个公司的人大概都很友善  
(该公司创立于1986年  
2000年后就没有制作唱片了)  
我不时想起这家公司名  
如今友善的人都没了  
谁还会想起友善的狗

## 随机鼠阶

1939年的实验  
一个装置：  
老鼠拉动笼子一头的拉杆  
另一头的食槽会掉出少量鼠粮

三只老鼠

年龄健康智力成长环境都一样

他们很快都分别学会了使用装置获取食物

把他们关在一起

过了三天

其中一只老鼠不停地拉动拉杆

另外两只就在食槽那等着食物掉出来吃掉

拉拉杆的老鼠卖力弄出的食物

等他跑到食槽时已经被那两只吃了

他太饿而那两只不饿

怎么办

他只能再跑回去拼命拉拉杆

然后又拼命跑回来找吃的

但结果总是啥也没吃到

那两只老鼠则啥也不用干吃得饱饱的

干活的老鼠一直干活

直到饿死

## 九层糕

我坐电梯

上九层

远方有

一种小吃

九层糕

## 杀西瓜

先杀了一个西瓜

后杀了一个柚子

用杀这个动词

像一首古老的诗

## 今日诗

今日诗  
今日毕  
今日毕了  
写首今日诗  
今日不写  
便成明日诗  
明日复明日  
去日苦多  
诗太少

## 万家灯火

站在阳台上  
搞不清是  
先看到万家灯火  
而后想到万家灯火这个成语  
还是先想到“万家灯火”  
然后看到万家灯火  
然后想起万家灯火  
那部电影  
（不记得内容）  
万家灯火  
此刻给我的感觉  
城市  
就是监狱  
万家灯火  
囚禁着万家人

# 鸡蛋引力

鸡蛋  
不仅能吸引鸡  
也能吸引人  
尤其是大妈

# 带我颇入场

我在电影院门口  
徘徊 焦虑  
电影已经开始了  
想看电影  
特别想看  
但是没钱  
我拉住最后一个有票的人  
我砍下自己的头  
恳请他带进电影院  
让我的头  
看半场电影

# 落叶死不归根

说白了就是  
不想死在这里  
这片破落叶  
愿随风飘去  
随波流逝  
烂于何处  
无所谓  
只求不归根

# 自娱自乐

人类似乎又陷入了某种困境  
永生正在逼近  
Ta是不是Ta  
Ta是人还是人工智能  
抑或是神  
这些问题  
根本不需要人类回答

# 谈到伊朗

谈到伊朗  
以前我总是先谈起  
阿巴斯  
以及他的电影  
而去年开始  
一旦谈到伊朗  
我会马上想到那个人  
那个被誉为  
世界上最脏的人  
那个60多年不曾洗澡的人  
去世了  
终年94岁  
我在洗澡的时候常常  
想起他  
他说他想留住  
妻子残留的味道

# 运气

一颗陨石

让我们流离失所  
一粒麦穗  
又让我们安定下来  
猛犸死了  
神，随机出没  
我意识到  
运气  
和好运或坏运气  
没什么关系

## 磨刀

他的邻居老张  
跟我说  
事发的前一天  
天气阴沉  
他一早起来  
在院子里磨刀  
从上午磨到中午  
又从中午磨到下午  
一直磨到天黑

## 洗碗人

作为一个洗碗人  
我天天洗碗  
我并不讨厌洗碗  
也不讨厌洗锅  
但我讨厌洗锅盖  
我想真正的洗碗人  
都能理解这种感受

# 喝酸奶

在打开冰箱门之前  
我打算拿瓶水喝  
然后看到了酸奶和果汁  
犹豫了一下  
拿了瓶酸奶喝  
然后我写了这首诗  
然后我又打开冰箱  
拿了瓶水

# 洗脸幻

当我洗脸的时候  
有一刹那  
我感到我的脸  
我不知道谁在洗我的脸  
而另一瞬间  
我感到我的手  
我不知道在洗谁的脸

# 我每天做的事

我每天做的事  
这一系列事  
组成了每天的我  
与其说是我做了这些事  
（如果不做这些事  
就是做另一些事）  
不如说这些事  
需要有人去做  
这个人碰巧是我

## 拔错了

拔错了  
他说  
他站在镜子前  
本来想拔掉一根白发  
结果拔下了一根黑头发  
过了一会儿，他说  
算了  
不拔了

## 印度早餐

没去过印度  
也没吃过印度早餐  
我甚至很久没吃过早餐了  
所以这首诗  
不应我来写  
应是另一个人  
他去过印度  
在印度的阳光下  
吃着印度早餐  
他是另一个我

## 有一首好诗舍不得写

有一首好诗  
我舍不得写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写

每隔几天  
写一个字  
可能花上几年时间  
才写完  
一个字  
对别人没有意义  
只有我心里知道  
那是一首诗里  
的一个字  
每个字  
都在保护我

## 南瓜与屎

煮烂的南瓜  
与屎  
太像了  
看到它  
就会联想到屎  
这样写一首诗  
也许不太文雅  
可事实就是  
南瓜与屎  
真他妈  
太像了

## 洗碗ZEN

你吃你的饭  
你洗你的碗  
你要理解这个行为  
这就是洗碗禅  
洗碗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  
洗的是自己的碗

## 连接概率

一个字  
接着一个字  
一个句子  
接着一个句子  
一句诗  
接着一句诗  
以某种概率  
接着  
世界  
差不多  
就这么  
产生了

## 压死一只苍蝇

半夜出现一只苍蝇  
在房间里  
第二天发现它  
在床单上  
成了一个平面

## 昨日女士与明天先生

昨日女士  
她的心一直留在昨日

泪水淌在今日的脸  
明天先生  
神情麻木  
幻想明天  
能改变现实  
昨日女士与明天先生  
从未在今天相遇  
尽管他们躺在一张床上  
昨日女士  
无法忘掉昨日的他  
明天先生  
也没有等到明天的她

## 马脸机器人

坐在马桶上  
看着对面  
花洒的  
开关把手  
感觉它像个  
马脸机器人  
或许在星球大战之类的  
科幻片里  
见到过类似的机器人  
而眼前这个  
很现实  
很沉默  
很忧伤  
一直在  
直到我从马桶上起身离开

## 有和没有

只能这么说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不可能理解有  
有也不可能理解没有  
神父可以理解上帝  
而不能理解没有上帝  
无产阶级可以理解自由  
而无法理解资产  
别扯淡  
你只是害怕失去

## 梦记一个

下雨天，山路，泥泞  
开车迷路  
接到一个任务  
让我一个人开两辆车  
去某个很远的地方  
一个人怎么同时开两辆车？  
这难住了我  
而且其中一辆还是巨大的卡车  
我想起有人骑着一匹马的同时牵着另一匹马  
也曾现实中见过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的同时牵着另一辆自行车——一个共享单车管理员——动作有点像杂技，只能慢慢骑。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进入两辆汽车。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方案，就是给那个大卡车装了个自动驾驶设备，让它跟随着我开的车。一开始还真可以，我从后视镜可以看到大卡车跟着我，但是跟着跟着，它转向了另一条路，然后就不见了，这下我着急了。掉头回去找，但已经找不到了。下雨天，山路，泥泞。我有点绝望。丢失了大卡车，不知道怎么交代。经过一个村庄，我停下了，挨家挨户的打听，你们有没有见到一辆大卡车，没有司机的大卡车？  
有人跟我说，它去了东方，有人说，它去了西边。。。

# 每一天

每一天  
都很烂  
这种烂  
让我没什么好担心  
只要不去想  
什么好事情  
每一天  
体会  
无聊的  
每一秒  
很真实  
死亡  
足以安慰  
所有的苦

# 寻隐者不遇

如果找到了  
那隐者  
还是隐者吗?  
如果找到了  
就不会有这首诗  
我们不知道  
隐者是谁  
只知道  
寻隐者的人  
是一个诗人

# 洞

仿佛一个洞  
我掉了进去  
每当我想起这个  
我的心就掉了进去  
我的心掉了进去  
我的人也就掉了进去  
失去  
那些支撑物  
只剩  
空  
洞

## 寻死者不遇

我想  
拍一个片子  
就叫这个名字  
拍一拍  
死去的朋友  
和  
活着的朋友

## 散步

必须要带的  
有三样  
手机  
耳机  
小包纸巾  
少一样  
也不是没法散步  
但总感觉  
这步散的

不大安心

## 写后即焚

比起  
阅后即焚  
很显然  
写后即焚  
不需要有人阅  
更像是  
一种  
纯粹的  
自我折磨

## 这只是一个小说

在梦里  
小说的主人公  
掐住我的脖子  
质问我  
为什么要这么写他  
他非常痛苦  
他说这一切  
都是我造成的  
我很抱歉  
我说  
这只是一个小说  
小说，小说你也可以不这么写  
他更生气了  
可是，我说  
我只能这么写  
在小说里就是这样的  
坦率说我也希望

这一切没有发生  
小说虽然不是现实  
但它是另一种现实  
你我都在其中  
包括我掐死你吗？  
包括  
包括这一切  
我醒了

## 西部片

在西部  
死亡  
习以为常  
生存游戏  
比的是  
更慢的言语  
更快的拔枪  
以及  
更悲惨的死

## lost rivers, by Sainkho Namtchylak

被誉为世上最难听的歌  
第一次听确实有点震惊  
没想到“歌声”  
可以以这种方法  
唱出来  
图瓦喉音唱法 (khöömei)  
他人听到觉得是被折磨  
而这个老太太唱的时候  
简直就是自我毁灭

# 流浪杀手

失业后  
杀手决定去流浪  
他决定成为  
一个流浪汉  
混入流浪汉的群体  
为某些有需要的流浪汉  
免费杀人  
当然是偷偷的  
就像一个流浪侠  
这算是慈善吧  
为曾经干过的某些不太好的活儿赎罪  
想到这里  
在公厕里拉屎的杀手  
找出纸开始擦屁股  
突然看见有人在墙上写着：  
烦恼太多  
他拿出笔，在后面跟写：  
解决一切烦恼  
137\*\*\*\*\*7

# 失业杀手

他来自异国他乡  
年轻时  
来到这个城市打工  
偶尔的机会  
他成了一个杀手  
过去的二十多年  
平均每年接到一单生意  
从准备到完成工作  
差不多要花一两个月

他的上一级代理  
是个警察  
去年因为什么事儿进去了  
好在似乎没有牵连到他  
但他也就断了生意来源  
人到中年  
失业的痛苦  
沉寂中的回忆  
以及  
压抑的现实

## 临时的

人与人群  
一个复杂系统  
没有终极真理  
上帝  
也是临时的  
爱与恨  
为了生存  
伟大即欺骗  
微不足道的现实  
一阵风吹过  
金钱多么美妙  
有时候甚至能避免战争  
而崇拜意味着杀戮  
绝望者跳下去  
为了被水拥抱  
如果考虑物种多样性  
做梦确实必要

## 中午去吃午饭

类似的还有  
晚上去吃晚饭  
他们说是废话  
他人怎么说不重要  
毕竟吃饭是自己的事儿  
吃什么是自己要考虑的  
一个孤独的人  
在孤独的中午  
吃着孤独的午饭  
仿佛全世界属于你  
但付款的时候  
钱不属于你

## 自杀后续

自杀一旦成功  
就没什么后续了  
后续留给那些活着的人  
总有人想知道后续  
后续就是前序  
就像他们说的生前  
其实应该叫死前  
那个女子去自杀的时候  
据说遇到了很多麻烦  
主要还是钱的事儿  
去那边需要盘缠  
当她凑足了盘缠抵达后  
发现还有多余的  
这本来无所谓  
但活着的人总是劝她  
花光吧，毕竟死了就用不着了  
仿佛不花光就不能死  
这太烦了  
烦得要死  
最后费了老鼻子劲才花光

死的也不开心

## 让两次

当门打开的时候  
我让陌生人先走  
他让我先走了  
我再次示意你先  
他还是让我先  
于是我先走了  
也许再让一次就可以让他先走  
但我们都不确定  
最终是谁让谁  
各让两次  
差不多了  
其实整个过程很快  
也就十秒内  
谢谢，我说

## 线状诗

今天想到了一种  
线状诗  
无限细  
无限长  
不直  
在想象中  
很难理解  
事实上  
它的长度超出了宇宙  
而细到几近于不存在  
很难再描述了  
只能说它是

一种诗

## 一口气诗

试一试现在开始憋气看看一口气能写多少写什么不重要尽量不要删删了也是浪费气憋不住了

## 好家伙坏家伙和蠢家伙

坏家伙想要干掉好家伙和蠢家伙

好家伙想要干掉坏家伙，帮助蠢家伙

蠢家伙呢，因为蠢

一会儿帮好家伙

一会儿又帮坏家伙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

似乎到达了某种平衡

但是没有维持多久

蠢家伙首先被干掉了

剩下好家伙

和坏家伙

一时间

竟有点尴尬

## 飞毯

有风

一条毯子

一些阿拉伯元素

毯子在风中

是否

一定要有

一个人  
坐在上面  
可能  
并  
没有那么  
重要  
飞毯  
在飞  
在飘动  
更为关键  
爱情  
财富  
善恶  
都在飘

## Skydiving art

对于一个郁郁寡欢的人  
一个受困于人生琐事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X  
老给我推送什么  
Skydiving art  
当他们跳下去的时候  
显得非常兴奋和开心  
即便摔死  
也比我开心

## 赠卫八处士

卫八呀  
老卫  
你这个处士啊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唉  
喝～  
再来十觴吗？  
反正你酒量好  
卫八啊卫八  
你到底是谁呢  
你前面那七个哥哥都还好吗？  
老杜赠你这首诗  
真是好诗啊  
今夕乃2024  
一千多年过去了  
世事两茫茫  
说说我吧  
我呢也算是个处士吧  
或者叫隐者也行  
就是贾岛满大山找我找不着的那个人  
当年我在山中  
而你在家里  
杜甫才能找到你  
我知道你不上山  
主要是为了孩子  
儿女忽成行嘛  
我没孩子  
就收了个童子  
有机会我让他给你送点蘑菇  
山里也没啥好东西  
好了  
先聊到这儿吧  
此致敬礼

## 电扇档

1档  
风力有点小了

2档  
好像还是有点小  
3档  
又有点大了  
我感到心慌  
于是  
我换回2档  
其间  
要经过4档  
4档  
我从不曾停留对不起

## 我没能抓住那只金龟子看起来很有希望

但最终飞走了  
有点遗憾  
但也没什么  
可以写一下  
也可以不写  
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但那种微乎其微的感觉  
只有自己知道

## 孙悟空找妈妈

孙悟空  
找妈妈  
找啊找啊  
找了很久  
一直在找  
还在找  
有人说  
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哪儿来的妈妈  
哈哈  
你真的相信  
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一个人  
怎么可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傻瓜才信

## 我是比烂泥扶不上墙的烂泥更烂的烂泥

不用怀疑  
我就是烂泥  
比烂泥扶不上墙的  
烂泥  
更烂的  
那种烂泥  
请忽略我  
我将很快消失在  
大地的怀抱里

## 菜汤诗

将一些菜叶  
放入沸水中  
加少许盐  
煮五分钟  
就这样  
三四行  
很简单  
很美好

# 关于手指头砍掉的一些念头

一个人

有一天傍晚

感到无聊

于是他砍掉了

自己的

一只手指头

那年，他32岁

到了55岁那年

有一天早上

大概9点多

他感到有点无聊

然后又去厨房

砍掉了

一只手指头

后来，77岁的春天

一丝无聊

他再次手起刀落

岁月流逝

我认为

他还是有所节制的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

他说，就像你的写作

大部分人感到无聊

和不适

缺乏理由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砍掉手指头

我没说

后来听到至少7个版本

有说为了某个女人

有说因为赌博欠债

还有说是什么神秘信仰

不管怎么样

我的余生已经不多

大概不会  
再砍掉一只手指头

## 离铁路很近的地方

离铁路很近的地方  
不时传来  
很大的火车驶过的声音  
没什么人  
只有一个人躺在路边  
脸朝下  
不知是睡着了  
还是死了  
他的手紧紧地抓着  
一个大编织袋

## The Beekeeper

养蜂人这个译名有点问题吧  
剧中的意思应该叫蜂王杀手  
一只蜜蜂为了维护整个蜂巢的系统稳定  
杀掉蜂王  
因为蜂王产出了有问题的卵  
从动机而言这比为了“正义”似乎更理性  
蜂王杀手的唯一使命  
就是等待必要时不惜一切代价杀掉蜂王  
而这个必要时刻完全由他自己判断  
并不是获取他人或组织的指令  
跟通常的杀手不一样  
蜂王杀手自身似乎没有任何回报  
他本身也是系统的一部分  
是系统自我修复的一种极端方式

# 梦记20240425

一条大河  
波浪宽  
我在岸上  
看见有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  
在船上  
后来我也上了一艘船  
我以为是渡轮  
到对岸去  
但看起来是运砂石之类的  
船没有驶向对岸  
而是随波逐流  
越来越急  
变成了一场冒险漂流  
然后坠入了一个极高的悬崖瀑布  
我在空中紧张而恐惧地等待落水的一刻  
等了很久  
终于落定  
幸运的是没有想象的危险  
然后重点变成了一头大猩猩  
在船上，我和大猩猩  
他仿佛就是我的孩子  
但是他很大，就像金刚  
他拉了一坨巨大无比的屎  
让我处理  
我教训他  
他逃跑，跳上了岸  
钻进了一辆车  
开着车东碰西撞  
我追着喊着  
我又跟那些被撞的门店里的人说  
我一定会赔偿的

...

# 人与人的差异性

对于一个人  
要理解人  
与人的差异性  
可不容易  
有的人能理解  
有的人则  
至死不能理解  
这便是人与人  
的差异性

# 打包

把一些零散的东西  
装进一个袋子（或箱子）  
打包  
成为一个东西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  
把一些简单的符号  
打包  
变成文字  
把一些文字  
再打包  
变成一首诗

# 说明诗

所有的产品说明书  
都应该重写一遍

把繁琐低效的描述  
浓缩成一首诗  
说明诗

## 一个笑话，我看不懂

有点无聊  
我让ChatGPT讲个笑话  
关于汽车的  
因为我想到了我的车  
前几天撞坏了  
ChatGPT说  
一辆悲伤的汽车  
拦截另一辆汽车  
它对司机说:  
先生, 请把你的窗户摇下来  
司机问:为什么?  
悲伤的汽车说:  
因为我要和你谈谈  
笑话就是这样  
我没有笑  
因为我不理解  
于是我继续问ChatGPT  
解释一下这个笑话的笑点  
他解释了一大堆  
差不多可以写一篇论文了  
我又让他总结一下  
他说主要有3点  
1, 这笑话本身就很好笑  
2, 没有谈话目的, 所以更好笑  
3, 虚构了一个荒诞的场景  
我想说去你妈的  
我只是需要一个可以让我笑出来的笑话  
你现在让我想哭  
过了几天

我想起这个笑话  
嗯，请把你的窗户摇下来  
还真有点好笑

## 青椒和胡萝卜

打开冰箱  
想到了青椒  
和胡萝卜  
一个青  
一个红  
但我的冰箱里  
没有青椒  
也没有胡萝卜

## 蚊子的尸体

有一些蚊子被拍死在墙上  
并没有完全被清理  
蚊子的尸体  
一直留在墙上  
实现了某些人类的梦想

## 谷子敬

谷子敬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名字  
很神秘

这个人  
也很神秘  
生卒年不详  
用繁体写更甚  
穀子敬  
明，应天府人  
本元旧吏  
入明被遣戍  
明《易经》记其  
通医道，口才健利，工乐府  
有《吕洞宾三度城南柳》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  
以前我倒是看过  
但看的是另一版本  
马致远的  
据说谷子敬的版本更牛  
或者说更变态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一个陌生人找你喝酒  
然后给你一把剑，跟你说  
你的前世什么什么的  
是时候了  
现在你回家杀了你老婆你当然不会这么干  
你觉得这个人是个疯子  
但你害怕了  
你拿了那把剑  
回到家  
发现  
你老婆躺在血泊中  
身首异处而你拿着的剑沾有血迹  
于是你被捕了  
...这确实是一个悬疑大片剧情  
出狱后你开始想要复仇  
你相信就是那个神秘的陌生人杀了你老婆你开始调查  
找寻那个人查着查着你发现你老婆  
竟然还活着而且跟那个陌生人在一起...

# 一生中的一天

只有写下一首诗  
一生中的  
这一天  
才会出现  
这一首诗  
只有写下一首诗  
这一生中的  
这一天  
才会出现  
在一首诗里

# 此刻的公共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  
男  
有三个小便池  
三个隔间  
其中两个是坐便器  
一个蹲坑  
经常全满  
但此刻  
卫生间里  
一个人都没有

# 砸锅卖铁

砸锅的是砸锅的  
卖铁的是卖铁的

一些人砸锅  
另一些人卖铁  
锅砸了  
铁也卖了  
砸锅的人  
和卖铁的人  
也该分手了

## 人类就是上帝的一坨屎

谁会去关心  
曾经拉（创造）的  
一坨屎  
屎过的  
再艰难  
屎  
再虔诚  
你也  
不想  
再看一眼  
黑屎  
白屎  
黄屎  
各种屎  
比来比去  
都是屎  
太臭了  
赶紧冲掉  
大洪水  
通通冲走吧

打字jhsnxdnjd428kwdhcs gadxdaxdncfgxnd

时间，世界变化的过程，一种记忆，一天，太阳之光刀的切割。  
时间，记忆里的光。  
我，拥有的是我的记忆，还是记忆里的我？  
过度人生，光穿过我们，光穿过我们的一生。  
我们得到的，正是失去的。  
记忆，和幻想，记忆里的幻想和幻想里的记忆。  
此刻，抹去了此刻，此刻正在抹去此刻。  
后怕与前怕。前怕虎后怕狼。虎狼之间，又是什么？  
雪豹躲在雪中。

## 端午，屈原

屈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人  
直到端午那天  
在河边  
我遇到一个人  
长得很像屈原  
他在河边徘徊的样子  
我拨打了110

## 不完美主义

完美  
一个词  
世上唯一完美  
的东西  
很简单  
就是完美  
前面加个不  
不完美  
情况则变得无限复杂  
而我们要面对的  
正是

这复杂的世界  
我们是复杂的一部分  
是不完美的一部分

## 2024

国内已经2024了  
这边天色渐暗  
我感到疲惫  
发呆  
等待某些事物的来临  
或失去  
人与事物终有一别  
终有永别之时

## 一言难尽

像一条长长的河  
蜿蜒曲折  
不见头来不见尾  
这一言  
难尽  
尽在  
不言中

## 无言的生活

Sorry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兄弟  
日子  
也就是

一天一天地过  
如果不知道一天怎么过  
便感受一下此刻  
此刻  
我们在宇宙中  
在无言的生活中

## 高迪之死

安东尼·高迪  
加泰罗尼亚之光  
巴塞罗那  
这座城市的灵魂  
圣家堂  
桂尔公园  
米拉之家  
巴特略之家  
世人皆称其天才  
谁能想到  
他是被一辆公交车撞死的  
其实还没撞死  
由于衣着破旧  
人们以为是个流浪汉  
无人救助  
就这样死了  
当然葬礼是隆重的  
葬在圣家堂的地下墓穴  
城市就是这样  
它歧视你  
又尊重你  
它成就你  
又遗弃你

# 活一天是一天

主要在深夜  
对一天的感受  
尤为明显  
一天  
过去了  
或又将到来  
活着  
似乎不重要  
而这一天  
的确  
是一天  
是  
实实在在的  
一天

## 掩饰

年轻时我用  
骄傲  
掩饰  
我的自卑  
如今  
我用自卑  
掩饰  
我的骄傲  
也许  
骄傲  
与自卑  
都不是我要掩饰的  
那我到底在  
掩饰什么

—END—

XiaoNeng@ng消能港,202324

By uqn乌青